



A Novel
长青藤

THE GREAT
BLUE YONDER

天蓝色的彼岸

[英] 亚历克斯·希勒——著 吕良忠——译



梅子涵 × 马伯庸 感动推荐

所有的告别，都是生命的重逢与绽放
感动世界万千心灵的生命寓言



A Novel
长青藤

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会好好和你说再见。

世界儿童生命教育当代经典之作
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“21 世纪最伟大的生命寓言”

努力、小心、爱惜无比地活着，是所有优秀文学想告诉你的归根结底的哲学，是实现生命意义的最抒情的诗。

—— 梅子涵

哲学披上童话的外衣，在生与死的岔路上徘徊，以最温柔的方式去探索人生至秘。

—— 马伯庸

这是对悲伤主题敏感而温和的探索，那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……非常感人至深。

——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



UTOP[®]
禹田文化传媒
SPREADING SPLENDID CULTURE



禹田文化官方微信

上架建议：儿童文学

ISBN 978-7-5596-2843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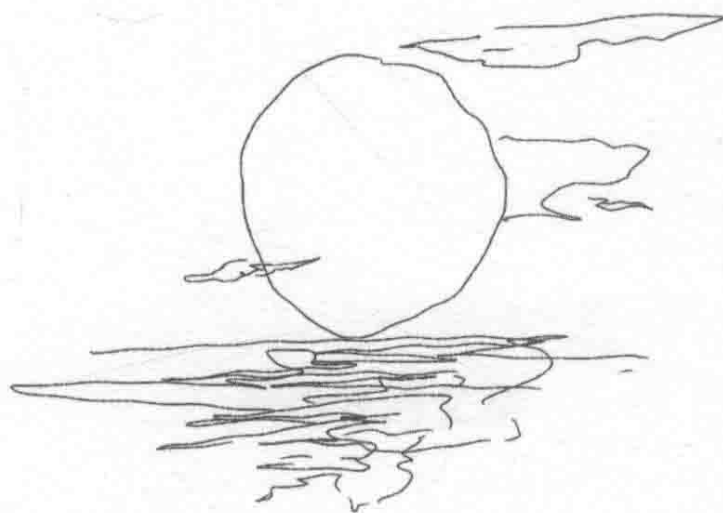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59 628435 >

定价：35.00 元



A Novel
长青藤



天蓝色的彼岸

[英] 亚历克斯·希勒——著 吕良忠——译

THE GREAT
BLUE
YOND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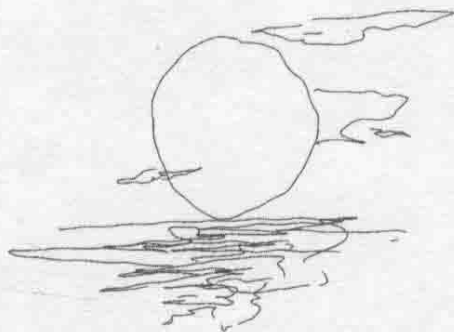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蓝色的彼岸 / (英) 亚历克斯·希勒文; 吕良忠译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
ISBN 978-7-5596-2843-5

I. ①天… II. ①亚… ②吕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9557号



TIAN LAN SE DE BI'AN

天蓝色的彼岸

[英] 亚历克斯·希勒——著 吕良忠——译

选题策划: 禹田文化
责任编辑: 龚 将 夏应鹏
项目统筹: 姚湘竹
项目编辑: 耿 丹

译文审订: 张 勇
版权联系: 陈 甜
绘 者: 山 鱼
装帧设计: 萝 卜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)
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字数 120千字 145mm×210mm 32开 8印张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843-5
定价: 3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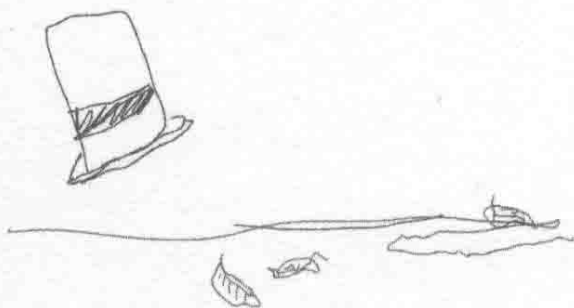
退换声明: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(010-88356856)联系退换。

献给我的父亲

1. 献给我的父亲	1
2. 献给我的母亲	2
3. 献给我的兄弟	3
4. 献给我的姐妹	4
5. 献给我的朋友	5
6. 献给我的祖国	6
7. 献给我的时代	7
8. 献给我的未来	8

CONTENTS

目 录



目录

- 1 文书桌 *The Desk* | 001
- 2 他乡 *The Other Lands* | 025
- 3 重返人间 *To the Land of the Living* | 044
- 4 回程 *Back Down* | 059
- 5 校园 *School* | 074
- 6 挂衣钩 *The Peg* | 102

7 教室 *In Class* | 113

8 杰利 *Jelly* | 1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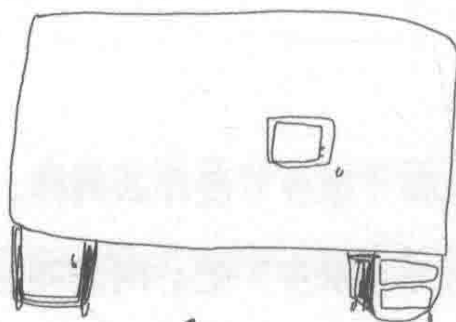
9 电影院 *The Cinema* | 149

10 回家 *Home* | 175

11 楼上 *Upstairs* | 198

12 阿蛋 *Eggy* | 215

13 天蓝色的彼岸 *The Great Blue Yonder* | 228



1

文书桌

The Desk

人们似乎觉得，人死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可要我说，根本就没这档子事。

一开始，那些大人会不停地走过来说：“喂！你还这么小，怎么一个人就跑来了？你是在找你妈妈吗？”

你回答说：“不，我妈妈还活着呢，我死得比她早。”然后他们就会说：“啧啧，这可不太妙。”就像是本来可以做点儿什么改变这一切，而你没能一直活着全都是你的错似的。

事实上，他们似乎认为其实是你自己非要跑来这里，连推带搽地挤进队伍，占了其他人的位置。

在这里，也就是阿瑟（等会儿再向你介绍阿瑟）所说的“另一边”，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就是：无论做什么都要讲个

论资排辈——这和“家乡”没什么两样。

我暂且称它为“家乡”吧。阿瑟叫它“这一边”。他说，人活着一定是在“这一边”，不然死了就不会去“另一边”。好吧，这都是他说的，虽然对我没有多大意义。

事情似乎应该是这样：你本来应该活得很久，一直活到老态龙钟的时候，一天比一天衰弱，然后无疾而终。阿瑟说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靴子躺在床上死去。可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穿着靴子躺在床上？除非已经病人膏肓，连脱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可就算如此，也应该能料到总会有人帮你脱掉的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要是我穿着靴子上床，我妈妈一定会大发脾气，可能还会勃然大怒，甚至是大发雷霆。

但这只是“应该活得很久”。实际上可满不是这么回事。因为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死掉——有的像我这么小；有的像爷爷那么老；也有的介于我们之间，像其他许多人那样。可一旦出现在这张桌子的旁边（等会儿再向你介绍文书桌的事），那你就是已经死了，而且是在“应该活得很久”之前，那后果可是比下地狱还要严重的。（这

里也没有什么地狱。或者就算是有，我也还没发现。从我看到的情况判断，死后等待你的大部分都是些文书工作罢了。)

因此，首先你会死去，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了这支长长的队伍，只能排队等着登记。负责登记的是一个男人，坐在这张大大的文书桌的后面，透过一对厚厚的眼镜片，居高临下地打量你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开口道，“像你这样的小家伙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不可能已经走完整个人生了，是在玩什么把戏吗？这儿没你什么事，还是出去骑骑自行车什么的吧。”

然后你告诉他：“我当时就是在骑自行车。”或者和他讲述那件事情的经过。他就透过厚厚的眼镜片，一边再次上下打量你，一边说：“那你就应该注意看路，更小心一点儿才是。”

可即使你告诉他你当时就是在注意看路，也一直很小心，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你的错——那也依然得不到他的任何同情。

“你就不该到这儿来，”他说，“接下来的七十二年里也

不该来！你肯定会把这台电脑给鼓捣坏，是的，因为你来得太早了。我也是刚刚才学会用这玩意儿。过去可全是靠钢笔、墨水和分类账本登记的，真是差劲儿！总之，我真的有点儿想把你送回去了。”

可当你说“好啊，我没问题，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回去，只要您让那辆卡车离我远点儿”，（因为你可能已经积攒了一大堆还没完成的事情要回“家乡”做，比如家庭作业什么的。）他却一脸难过地说：“真抱歉，小子，我做不到。我也希望我能做到，可我不能。这儿没有回头路，要知道，就没发生过一次能走回头路的事。这就叫覆水难收，就这样吧。你只能活一次。真对不起。”

于是他填了表，把你的姓名输入电脑，然后递给你一张有关这个地方的资料卡——其实上面也没说太多，只写着：他乡入口。但却没提“出口”。然后还有一个箭头，指向一个气泡框，里面写着：你在这里。然后又有一个箭头，旁边的气泡框里写着：通往天蓝色的彼岸。就这些。

“他乡”真是个好古怪的地方。人们总说某件事“八竿子

打不着”，他乡就是这样——它既不在这里，也不在那里。但你明明知道它就存在于某个地方，只是没法儿确切地说出来或是在地图上找到它。这很难去描述，真的，就有点儿像你要跟别人解释腿麻了是什么感觉一样。不知怎么地，文字有时没什么用，你还是需要自己去体会，才能了解一件事的真正含义。

不过，这里有很多树，还有小路和长巷，以及转角和远方的田野。不时还会看见一个路标，就像一根大大的手指，上面写着：此路通往天蓝色的彼岸。总有人在不断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，走向远方的落日。

不过，尽管太阳一直在下落，可它却从未真正地消失过。它就悬在那里，像是挂在天上的圆盘，时间似乎也已经停止。那里永远都是色彩斑斓，闪耀着各种深深浅浅的黄色、红色和金色，还有长长的影子。就像是夏天和秋天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一点儿适量的春色，反正就是没有冬季。

所以，就是这样。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像样的介绍，不像你刚上学时还能拿到一张入学须知。你只不过是领到了一

张小小的资料卡，上面有一个箭头，指向“天蓝色的彼岸”；然后你就得靠自己了，这多少会让你有点儿“小鬼当家”的感觉。但你并不孤单，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温和友善。用阿瑟的话讲，这是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，也就是，都死了。（我想，这条船和救生船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吧。）

走在他乡，你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：这里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死后在做什么——就像人间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活着时在做什么一样。他们一边四处游荡，一边打听：“这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死亡有什么意义？”就像他们活着时总在四处追问“活着有什么意义？”一样，并且还会专门为此著书立说。不过，现在即使想专门写本书，讨论一下活着的意义，恐怕也已经太迟了。

回想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也常常会问爸爸这样的问题。他总是耸耸肩说：“别担心这个，孩子，等我们死了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可并不是这样。人死后依然不会明白活着的意义。就像我，在这里，和彻底灭绝的渡渡鸟^[1]一样，已经死得透透的；

[1] 一种仅产于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的鸟类，约1米高，体型较大，性迟钝，不会飞，约于18世纪末叶灭绝。

可我依然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相信我，如果寄希望于死后能发现活着的意义，你一定会大失所望的。

这里似乎没有人能搞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就像在家乡一样。有些人觉得自己过一会儿就能复活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如愿以偿，但从个人来讲，我对此深感怀疑。而且他们一定是把过去的事都忘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才会说：“等我们复活之后，就会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可我才不信他们会明白。

对此，我还要说：我觉得当一个人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记忆就会开始消失。我觉得这一定是真的，因为那天早上我遇到了老格拉姆利太太——她生前就住在我家街对面，我走上去和她打招呼，问她过得怎么样。可她竟然不记得我了。

“我是哈里啊，”我说，“就住在您家街对面。您不记得了吗？我很小的时候，您有时会把我从婴儿车里抱出来。看我开始哭闹，您就说是风吹过的声音，哪怕是没风的时候。等我长大一点儿了，要是表现乖巧，您还会奖励我巧克力糖，

这我可从来没告诉过别人。我是哈里，您想起来了吗？我还有个姐姐。我爸爸做电信工作，我妈妈在市政做兼职。”

可她只是端详了我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记不太清了，我想我并不认识你。我不知道。”

说完她就走了，一只胳膊向后伸去，像是还一路拉着她的购物车——就像平时那样。只是此刻，她的身后并没有购物车，那只存在于她的想象里。我想，对于她来说，那只是一辆幻影般的购物车，是一段关于购物车的幽灵般的记忆，里面装满了想象中的特价品和“买一送一”的商品。

她走之后我才想起来，她已经去世五年多了。好吧，五年足以让一个人改变很多。我的样子和我们上次见面时相比，也可能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
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有些失望，因为她没能记住我。被人遗忘的滋味，可真不好受。那感觉就像是正在消失。

不过，我发现还是有几个人记得我的——巴恩斯先生、古特尔夫妇、莱斯利·布里格，还有梅布阿姨。

看到我之后，梅布阿姨大吃一惊。

“哈里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问道，“你爸爸妈妈呢？不是应该他们先来这儿吗？你怎么没有好好长大成人？”

“我遇上了点儿麻烦，”我说，“一件麻烦事。我骑自行车时发生了事故。我，还有一辆卡车。”

“噢！老天爷！”她大声说，“你没有受伤吧？！”

说来可笑，要知道，我的确没有受伤。一点儿都没有。我当时一直沿着一条路骑车，非常小心翼翼：没有超速，没有犯傻，没有闲荡，也没干任何类似的事情。可突然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辆卡车。

接下来我能知道的，就是到了这里。可我绝对没有受伤，也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像是弹了弹手指，关掉了灯。上一秒钟你还在那里，下一秒钟就走了。一开，一关，就这么简单。

奇怪。真奇怪。真是太奇怪了。这有点儿像那种能把人变没了的魔术。

不过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——你或许也很想知道吧——那就是这里的婴儿要怎么办？因为，我是说，当你

看到我在这里时，你可能会琢磨：“好吧，他现在多大了？估计是十岁到十二岁之间，也可能再大点儿，也可能再小点儿；也可能是个九岁的高个子，也可能是个十三岁的矮个子。但很明显，他可以自己到处走动。那婴儿呢？婴儿又该怎么办？”

好的，事实上，即便你自己应付不了一切，这里也永远都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没有人会被遗弃。总有人愿意拉你一把，带你去你必须去的地方。

这实在很难去描述，真的。只有当你自己告别人世时，你才会真的明白。况且这个问题也有些“激烈”。我也不是非要弄得水落石出不可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也不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也没必要急着来这里，不是吗？就算晚些来，也没有什么可错过的。

总之，我到了这里。死了。前一分钟我还有整个人生要过，下一分钟迎接我的就只有死亡。这个过程用了多久？我是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做点儿什么来打发时间？涂涂色？或